

金永植(韩国)著 潘文国译

朱熹的自然哲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金永植(韩国)著 潘文国译

朱熹的自然哲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熹的自然哲学/(韩国)金永植著;潘文国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1

ISBN 7-5617-3463-8

I. 朱... II. ①金... ②潘... III. 朱熹(1130~1200)—自然哲学—哲学思想—研究 IV. B244. 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0224 号

朱熹的自然哲学

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Chu Hsi(1130-1200)

著 者 / 金永植(韩国)

译 者 / 潘文国

责任编辑 / 钟明奇

封面设计 / 黄惠敏

版式设计 /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 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 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 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 //www. ecnupress. com. 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上海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13. 25

字 数 373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11 月第一次

印 数 001—2100

书 号 ISBN 7-5617-3463-8/B·191

定 价 23. 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鸣 谢

在撰写这部书的长期过程中我有许多人要感谢,第一位就是我的恩师查尔斯·吉列司派(Charles C. Gillispie);我一直受的是自然科学的训练,是他使我懂得了怎样做一个人文学者。他也身教言传地教会了我怎样当一名教师。他是我的支柱。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本书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时起,到一遍又一遍的修改稿,他总倾听着我说话,然后发表了难以数计的意见和建议,几乎涉及写作和出版中的每一个问题,而这书的内容和他自己从事的研究又风马牛不相及。要是没有他以及爱米莉·吉列司派(Emily Gillispie)持久的关心、支持和鼓励,简直难以想象我能克服这漫长写作过程中的种种困难。

在本书作为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还得到了其他两位学者的指导:裴德生(Williard J. Peterson)和刘子健(James T. C. Liu)。裴德生还读了论文完成以后的几稿,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还要感谢迈克·马洪尼(Michael S. Mahoney)、汤姆斯·库恩(Thomas S. Kuhn)和吉拉德·该森(Gerald L. Geison)。他们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科学史学位时的老师,对我的选题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每当我回母校访问时总热情地款待我。

下面几位先生或读过本书全稿,或读过部分章节,或读过作为单篇论文发表的部分内容,并发表过批评、评论或者建议,尽管我并不完全赞同,但他们的意见仍以种种形式充实了本书的内容:达克·波德(Derk Bodde)、包弼德(Peter Bol)、陈荣捷(Wing-tsit

Chan)、卡琳·舍姆拉(Karine Chemla)、秦家懿(Julia Ching)、贾克·凡尔内(Jacques Gernet)、爱德华·格兰(Edward Grant)、何丙郁(Peng-yoke Ho)、黄俊杰(Chun-chieh Huang)、伊拉·卡索夫(Ira E. Kasoff)、刘殿爵(D. C. Lau)、杰弗里·劳伊德(G. E. R. Lloyd)、汤姆斯·梅茨格(Thomas A. Metzger)、李约瑟(Joseph Needham)、康拉德·希罗考尔(Conrad Schirokauer)、本雅明·施瓦茨(Benjamin I. Schwartz)、席文(Nathan Sivin)和田浩(Hoyt C. Tillman)。

我得到下列机构和基金会的研究资助,使我得以离开所工作的大学,从事对本书不间断的研究:哈佛燕京学院(自1982年3月到1983年2月在普林斯顿)、洪堡特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自1987年7月到12月在慕尼黑),以及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自1994年3月到6月在日本京都)。我要感谢帮助我得到这些资助的爱德华·贝克(Edward Baker)、文淑德(Paul U. Unschuld)和坂出祥伸。在我逗留在慕尼黑和京都期间,乌恩舒德和坂出两位教授还慷慨地做了我的东道主。回到韩国之后,韩国科学财团、学术振兴财团和国立汉城大学也提供了研究基金,使本书的部分内容得以完成。

书中部分内容曾经发表,感谢下列杂志慨允我将修改后收入本书:“Some Aspects of the Concept of *Ch'i* in Chu Hsi”,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4(1984)第25—36页,现作为本书第3.1、第3.2节;“*Kuei-shen* in Terms of *Ch'i*: Chu Hsi's Discussion of *Kuei-shen*”,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 17(1985)第149—163页,现作为本书第6章;“Chu Hsi (1130—1200) on Calendar Specialists and Their Knowledge: A Scholar's Attitude toward Technical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raditional China”, *T'oung Pao* 78(1992)第94—115页,现作为本书第12.1和第12.2节。

我还要特别感谢国立汉城大学的李贞礼,因为本文开始写作

鸣 谢

时尚未进入字处理时代,是她帮我最初的一些原稿打印了出来;以及美国哲学学会的卡萝尔·勒法佛尔-罗切斯特(Carole LeFaivre-Rochester),她花了极大的耐心编辑我这个外国人写的英文。

最后我要感谢理解和支持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太太朱善熨,她为我作出了无数的牺牲,包括她的工作,以处理繁杂的家务琐事。

金永植

中文版著者赠序

本书的英文版出版于2000年,恰好是朱熹逝世800周年。见到自己25年前就已开始的工作终于有了一个结果,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但是很快我又感到了一种遗憾,因为书用英文撰写,有很大一部分对之感兴趣的中國读者便不容易读懂。因此,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决定出版本书的中文版并蒙潘文国教授应邀担任本书的翻译时,我真有点喜出望外。由于朱教授的理解和潘教授的努力,我长期从事的研究现在终于可以跟中国读者见面了。

古代与现代中国的许多方面都深受朱熹的影响,因而本书的内容直接与中国读者对他们自身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各种问题的想法有关。例如,通过告诉读者朱熹具有哪种自然知识,而他的追随者又能从他身上发现哪些,本书就会给中国科学史上所谓“为什么不”的问题提供某些启示,亦即:“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许多中国人至今还常常提出这一问题。读者可以从本书许多地方读到一些暗示,得知朱熹的一些一般观点、假设和态度本来可以影响到他——以及追随他的一些12世纪以后的思想家——去理解和讨论(或不讨论)自然世界的一些事物和现象的方法。

在这本中文版面世的时候,我决定如非必要(如发现一些明显的错误),不对内容作任何更动。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尾注中提到的大多数参考文献依然是英文的,因此而造成的对中国读者的不便,我深感歉意。

最后,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我的几个学生:金凡性、文晚龙和郑明炫,他们帮我查对并提供了书中所引朱熹的原文。

金永植

译者序

感谢金永植教授与朱杰人社长的信任,让我来翻译这本凝聚了金教授 20 多年心血的宏著《朱熹的自然哲学》。由于这本书的翻译难度超过了我的预料,加之因为工作繁忙与出国等,译书的完成比原计划推迟了几乎整整一年,这是要向金教授与朱社长表示歉意的。

译书的过程是个学习的过程,此言不虚。翻译金教授这样的学术专著尤其是如此。本来我以为,凭着自己多年在高校从事古代汉语包括古代文化教学的经验,以及译过中国古代哲学的实践,译这样的书应该不会太困难。实践证明通才与专家不是一回事,也许我对金教授书中说到的一切都有所涉猎,但也仅止于“涉猎”而已,译更深更细的内容有时就要“出洋相”了。尤其是金教授作为一位研究自然科学出身的科学史家,他所具有的自然科学背景是我这样的纯人文学者难以企及的。而本书偏偏是从自然科学角度切入的对朱熹的研究,涉及的范围既特别之广,在国内又鲜有人问津。天文历法、自然地理、动物植物、音乐声律、医学养生,乃至理气之学自身,在在需要有专深的知识(即使仅表现为术语)。要不是金教授的热情指点,有时真觉难以应付。

本书翻译之难的另一面是大量的回译,即把英文著作中引用的中文文献再译回中文。金教授对中国典籍特别是朱熹著述之熟远非国内一般学者可比,对《朱子语类》更是烂熟于心;叙述中不时引上一段,或干脆在行文中随笔带出。在他是如鱼得水,而对译者

来说可就苦不堪言：要是回译出差错，那是中国读者很难原谅的。人们都还记得几年前有人把孟子(Mencius)回译成“孟修斯”闹出的笑话。因此，有一度我几乎成天泡在古书堆里，苦苦寻觅一些引文的原文；在国外期间还不得不专程一次次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去寻觅中国古书。由于金教授所用《语类》的版本(台北正中版)与我手中的版本(北京中华版)不一致，查对起来更是苦恼之极。好在金教授体会到我的苦衷，命他的学生(即中文版著者赠序里提到的金、文、郑诸君)尽量将引文的原文找出来，这就节省了我许多时间。金教授在前文已经表示了他的感谢，其实更应对他们表示感谢的是我。

使我尤其感动的是金教授的认真和执着。译完初稿后，我曾将译稿寄给他批评。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审读了译文，有时甚至连一个标点、一个注释出处、一个页码也不放过。他“捉出”的一些因草率而造成的错误，实在令人汗颜。如果说这个译本还能为中国读者所接受的话，我想请大家一定不要忘了金教授本人付出的心血。

最后，我要向我的博士生杨元刚、郇青、王飞华表示感谢。由于2002年下半年起我的行政工作颇为繁重，为赶进度，承他们几位替我译出了最后几章及参考文献的初稿，使我后来的工作减轻了许多。其中杨元刚译了第10、第11章和附录部分，王飞华译了第12章，郇青译了第13、第14章。

潘文国

2003年7月17日

目 录

图表目次

鸣谢

中文版著者赠序

译者序

第1章 导论..... (1)

第一编 朱熹自然哲学的基本概念

第2章 理与格物..... (23)

第3章 气..... (38)

第4章 阴阳五行..... (53)

第5章 数、象及其他范畴 (84)

第6章 鬼神..... (105)

第7章 天与圣人..... (125)

第8章 感应与变化..... (142)

第二编 朱熹论自然世界

第9章 天地..... (156)

第10章 万物 (197)

第11章 人 (236)

第三编 朱熹与专门之学的“科学”传统

第 12 章 朱熹论专家与专门之学	(282)
第 13 章 朱熹的自然哲学观与西方科学传统之比较	(343)
第 14 章 结语：朱熹自然观的总体特征	(366)
参考文献	(380)

图 表 目 次

图次

9.1 月亮上的阴影	(164)
9.2 天的各个部分	(172)
9.3 月相(现代的解释)	(174)
12.1 五音十二律相配图	(300)

表次

4.1 朱熹提及的与阴阳相配的事物	(54)
4.2 朱熹提及的与五行相配的事物	(59)
5.1 第 5 章讨论的一些概念	(84)
5.2 朱熹所用数字的性质含义	(87)
5.3 朱熹提及的与八卦相配的事物	(92)
5.4 十二支与十二卦相配表	(93)
5.5 朱熹提及的与四德相配的事物	(95)
6.1 朱熹提及的与鬼神相配的事物	(116)
9.1 宇宙周期十二会表	(158)
10.1 五音的产生	(209)
10.2 根据音高排列的五音	(209)
10.3 十二律	(210)
11.1 朱熹关于体内成分之间的阴阳相配关系	(240)
11.2 朱熹提到的与魂、魄相配的事物	(256)

第1章 导论

本书的研究主体是朱熹。朱熹之重要,尽人皆知,他集理学之大成,将北宋以来的新思想新学说发展成一个崭新的儒学体系^①;他编定经典的注解,汇编了北宋理学大家的论集,还对学习方法提出了建议^②,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学习纲领”,日后风行天下;他积极兴办书院,以作研修、讲学与论辩之用,他提倡学者讲学,成就卓著^③。当他之时,中原沦陷,朝政腐败,世风日下,佛教盛行,更有甚者,正统儒学面临分崩离析,而朱熹以其所为,找到了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④。他在致力于复兴孔孟之道的同时,将当时不过是诸多流派之一的程颐(1033—1107年)学说,变成了儒学的主流^⑤。而他自己成了这一学派无可争议的领袖,他的学说日后为学界所公认,也为国家所采纳^⑥。

但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朱熹关于自然知识的见解呢?也许有人会说,对于朱熹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哪一个方面都值得研究,何况是由于以前的研究总是集中在伦理和社会方面,因而通常会忽略的自然方面的知识呢^⑦?然而,我既然选择了别人不想做的研究,还是需要对此作出一些解释的。因此,我在本章的第一节着重谈了自然知识在朱熹整个思想学识中的意义和作用,第二节更以整个宋代社会文化及新儒学传统为背景,进一步考察了这个问题,特别是新儒学在朱熹之后的发展。当然这些还只是初步探

索,只是想为全书的章节作些铺垫,而不是想给出完整的答案。本章的最后部分是谈本书的不足。

1.1 朱熹思想中的自然知识

讨论自然知识在朱熹整个思想学识中的作用,最好用朱熹自己的术语“格物”,这可以说是他努力变成圣人的第一步^⑧。朱熹把“格物”理解为穷究“物之理”^⑨,凡“物”皆有“理”,而这些理不过是惟一普遍之理——天“理”的表现,因此所有的物都值得去穷究^⑩。确切地说,朱熹的“物”首先是“事”^⑪,因而他的“格物”所关心的,首先是在社会 and 道德方面。但是他的“物”也没有排除自然之物,包括事物和现象,因而他的“格物”中确实也包含了研究和探索自然现象。

与这一“格物”观紧密相连的,还有一种道德观,即认为在自然界的秩序背后是道德上的秩序,从而为道德论提供了一个“宇宙基础”。这一古老的思想此时重新得到重视,部分是为了回答当时来自佛教学说的挑战,这被当代多数学者认为是新儒家道德哲学的基础^⑫。有人甚至认为这一重心的转移是程颐学派的最大成就。由于程颐和朱熹的倡导,“道”和“理”逐渐脱离了当时文人一向视为源泉的文化传统,变成了独立的存在,而其得到确认是由于自然的进程而非文化的记录^⑬。

确切地说,这一变动的主要结果,便是对道德自我修养的重视逐渐胜过了在文学和文化上的造诣,同时也使人们对天地自然的兴趣与日俱增。儒学研究,以前一向集中在人文和社会问题上,这时也开始涉及到了宇宙问题。所以尽管朱熹的兴趣日益转向道德和自我修养,但他的努力却越来越具有知的意义。同时,尽管他的哲学比他的同代人更具有思辨的性质,他思辨的范围却宽阔得足以包容下自然世界的大部分。事实上,从后面几章就可看出,

他对于自然现象说了很多,也写了很多,他在科学技术的不少问题上达到了相当可贵的高度。

然而,如果说自然世界为朱熹的道德论提供了一个基础的话,自然世界的具体物象对朱熹来说却并不怎么重要。他诚然主张把对自然世界的研究作为“格物”的一部分,有时他甚至把自然现象看得似乎比人世事务还要重要。例如他说过:“大而天道之精微,细而人事之曲折。”^⑭他还说:“大而天地万物,小而起居食息,皆太极阴阳之理也。”^⑮但他是把“天道”和“天地万物”看作自然界及其运行的一个整体,而并不是指任何具体的事物或现象。这里所说到的一些活动也只是一些细微琐事,而无关乎朱熹的道德或社会的大问题,作为“天地之本”的只是一些大的概念,而不是具体的“自然”物象。

这并不是说,这些具体的“自然”物象就不重要,而是说,这些物象并不作为问题来思考。朱熹并非将把它们排除在外,而是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没必要讨论的^⑯。这从朱熹讨论自然现象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后面我们常可看到,朱熹提及一些现象往往不是为了现象本身,而是为了现象之外的目的。他往往是在论及道德与社会问题时才提及它们,用一些人所共知的自然现象来与复杂而困难的道德社会问题作类比。真正为自然现象而讨论自然现象的情况在朱熹那里绝无仅有。

这种类比不胜枚举。最典型、最常见的是关于车的比方。朱熹注意到车辆一旦启动,就不再需要很大力量去维持它运转;他据此主张在学习上也只是在开始阶段才需要花大力气,一旦启动后,就变得轻易了^⑰。同样,为了说明心存杂念就会变得不诚和自欺欺人,他用的一个比方是,如果在金子中掺杂了银子,尽管数量不多,但金就不再是纯金^⑱。在论及“读书法”特别是“熟读”时,他用了两个不同的比方来说明同一个观点:

大凡读书须是熟读。熟读了自精熟,精熟后理自见

得。如吃果子一般，劈头方咬开，未见滋味便吃了；须是细嚼教烂，则滋味自出，方始识得这个是甜是苦……园夫灌园，善灌之夫随其蔬果株株而灌之，少间灌溉，既足则泥水相和，而物得其润自然生长，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⑭

从这些例子中当然可以看出朱熹的某些自然现象观——运动中物体的趋势、金属混合物的性质、味觉的概念、植物的营养等等——，但他真正关心的却在别的方面，通过对这些自然现象的类比，强调学习起始阶段必须特别用功、心诚和意纯的重要性以及熟读的必要等。这些例子中，没有一个表明朱熹是真的对这些自然现象本身感兴趣。

本书下面各章的内容，特别是关于具体自然物象的部分，都来自朱熹的著作和谈话^⑮。因而我们必须注意，他不断提及的药物效果、水的纯净等，都是为了类似的目的，即通过类比来论证人性和心态^⑯。我们还将看到，他用四季不变的次序来说明人之常性不会改变的道理^⑰。甚至用行星的逆向转动来说明，善良的人心有时也会变恶^⑱。为了证明他关于人事问题的见解，他有时不惜生造出一些自然现象来。例如他说树一天不生长就会死，以说明人必须天天学习^⑲。

当然，朱熹进行类比并不限于像这样仅运用自然世界的常见现象，他同样也运用社会与人事方面的明显例子。例如，为了证明意纯的重要，他举过金银相混的例子，还说：“如人说十句话，九句实一句脱空，那九句实底被这一句脱空底都坏了。”^⑳而关于熟读的问题，他说：“如人相见，才见了便散去，都不曾交一谈，如此何益？”^㉑还有其他许多例子。他用得最多的是官职官位等，用来作比的是“命”、“性”、“心”、“情”和“气”等概念。下面是个典型的例子：

命便是告劄之类，性便是合当做底职事……心便是官